

永樂大典

卷八千一百六十
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四

十九庚

程

道命錄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荆公得政。方以富國強兵之術用天下。大程為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有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為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五月二十六日。司馬溫公起為門下侍郎。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得疾卒。年五十有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四

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不復受。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九月。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于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既得政。其年七月五日。申公起為尚書左丞。於是溫申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為左僕射。故未即行。八月八日。康公除使相。判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乃有西監之命。先生再拜。奉旨。令乘逸馬赴闕。元祐二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俾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扶言。先生乃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按其實陳。持種放。未必能過之。若其道則持放。有不及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死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章再上。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命召。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存。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為國之要。公扶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四月。司馬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宣仁聖烈皇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遂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四

以先生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革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耳。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蔭。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褻。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孔文仲。勅伊川先生疏。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園。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污。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親願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于細教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龜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六十五

二

講。及御過矣。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十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後。問聖體。借踰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註是也。任以詩書侍講。叔文以恭侍詔。二惡交踵。終兆永正之亂。註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願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人皆憚懼。而又深德其造臺諫也。脅有感願。并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倚賴。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願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願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聞。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願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異議。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願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願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願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論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願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關於下。紛紛擾

援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况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顧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其甚。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願罪。儻未誅戮。且當改選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二年八月。上先是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政事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還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書。且以過英。迫糶。乞自今於延和講讀。俟極暑。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當奏稟。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諫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稜吏亦弗致。請公聞之。命戶部持給焉。及明堂大澤。又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莽。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人見也。蘇文忠公載。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請居黃州者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也。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

水滸傳卷之百十四

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為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九月。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既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哭者。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輸欲。法神考之屬。藉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派入於刻。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搆。即奏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赦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又繼言之。申公乃下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詔臺諫。至都堂說論。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夫檢會。則本院令知事。乃已。二年四月。先生又言。過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是月六日。有旨。展脩過英閣。先生言。殿上講讀。義理之至當。祖宗所嘗行。過英講說。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殿上也。且

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後六日。遂出臨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為慰。及將除喪。有司又以闕樂置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始先生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允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眾大笑。結寃之端。蓋自此始。五月十六日。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賈易為右司諫。臺端王彥霖。諫官朱公掞皆徙官。後六月。又命中丞傅欽之。典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為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十二日。陶罷為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下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力詆先生。為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生。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謂寒心。翌日宰相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同日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既就職。十一月六日。始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以父喪免。先生既罷講職。其月二十七

日。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二十六日。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為蘇軾所誘。齊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意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陷賢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陷。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亦悅。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亦悅。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不應如此踈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詳辯。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開亂。以快愚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

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棊。畢仲游。楊國寶。邵毓。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恣。呂居仁記劉諫議勅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講或誤也。年譜又引萬實錄。稱禮部尚書胡宗愈。詆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執政。其除禮部尚書。乃在罷政出守運朝之後。先生去職久矣。實錄誤也。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翰林學士兼侍講兼脩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伴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聞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雨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直學士。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種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三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願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透疎則固有之。

永樂大典卷五百六十四

五

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願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願黨。願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青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遇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願也。臣久欲為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願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惠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黃門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權判西京園子監。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官朱公孫賈明叔。皆其門人。推敬甚備。而給諫顧子敦。劉器之。與先生不合。每屢攻之。先生亦以輔道自居。故廉中以為不靖。四月。先生免喪。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四

愆望輕疎，五月丙戌，改嘗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從所請也。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間，事蓋連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勅臣察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滿悻，專以詭異，聳賢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穎洛之凡庶，却操不立之徒，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比之甚。真弊原之亂德，治世之毒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鄭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勸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先是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違為姦謀，各家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其年十一月，送洛州編管。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癸亥，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丁巳，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一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園子監。崇寧元年五月庚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而先生預焉。丙子初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為言，遂有是命。緣庵先生作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誣行，惑亂東聽，而尹焞張輝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蓋遵學徒，後肆黨籍，李文簡長編云：按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蓋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之兄致明，以四月七日乙卯除殿中侍御史。八月十四日庚申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元

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勅講議司奏知泗州姚學乞天下之士皆不得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流行無自流行者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弟子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流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備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前。二年下。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勅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勅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恃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凡詔有司。增廣學校。東建師儒。講誦之聲。遍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看之於首。曰。邪說流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

水滸大典卷之六十四

七

有一言不悞于正者。必嚴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至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邪姦散處。以聚徒傳授為士者。或在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恃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誦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未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為所誘。安得不惑。是則邪說流行。非先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敢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觀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麻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連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前。二年上。先是七月庚寅。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辛酉。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嚴刻石。凡九十有

七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十三人其十一月庚辰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甲申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茲時乎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為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其舊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左僕射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呈廢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第二十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先生以通直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年三月戊寅有旨出籍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詔元祐學術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時先生之卒二十一年矣今按十一月庚辰之章不知何人所上長編謂當考其姓名而出之是也但章中所云邪說波行猶未禁絕士為所誘安得不惑者與尹語所記略同豈此章即致虛所上乎未可知也先生復元官實錄諸書不載未知在何年月當俟博識者問之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順朕惟周秉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

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曠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惟懼拂心逆旨務引其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行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之本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然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廷閣所以振擢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乙亥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蔡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某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戊寅守罷丁亥檜相戊子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沒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為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十有餘歲之後學者負

及桓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子曰謝良佐曰
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過顯請于世祿酢仕至監察御
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官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于石刻
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秦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
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
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罷之以官
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秉臂最為不幸伏望
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
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
上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閩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
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數十年反求
諸六經而後得之達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
橫渠張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
庭公揆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賢夫校書郎李觀端伯監西
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
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祕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

水樂齋卷全言十四

九

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
馬仲時中國子徐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照
刑獄公事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已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教仁河
南張輝思叔孟厚敦夫楊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承嘉鮑若兩商霖前
祕書丞唐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講書尹焞彥明侍讀
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子先伯恍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
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軍劉
子暈彥冲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祕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樛子才高閩柳
崇皆慕其學焉自關河洎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
翰之言云爾趙忠簡富國蔡行之自是不與者反指以為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
廷所尚士大夫目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
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容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
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
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
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扶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尚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四

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感來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人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効。但為大言，謂先齊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明，明死無傳焉。狂言恠語，涵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中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願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願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實復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感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先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於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求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肯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脩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事，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後祖宗之時，此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六十四

十

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善類，以次任用。范侍讀因為公輔于上，召為吏部員外郎，以其靖康中為言官，有聲故也。七月，癸酉，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時忠獻猶在淮，尚未歸也。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十一月甲午，忠簡求去位。後六日，庚子，平江進士耿鉉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矣。又二日，壬寅，忠簡罷鉉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命，侍御史周祕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均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令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通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令升獨難之。戒

論曹吏無得即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奔
 素無士行躡躡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奔猶敢肆其凶
 復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
 至臣愚欲望睿斷將奔速賜罷黜以為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
 日奉聖旨董奔除集英殿修撰徙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七年上先
 是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鑿板權
 侍郎董奔令升曰少俟之初六日令升以已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
 謂奔沮格詔令初七日秘以本職進對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
 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奔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
 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尚
 書吏部侍郎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祉奏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
 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
 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
 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
 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
 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

永樂大典卷三百五十五

十一

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切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
 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
 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躡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中易
 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則人為
 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
 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駁程頤
 文并雜說刊板作快遞遺朝士朋此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
 廉犯人已賊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
 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也謬乃學
 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日聖旨指憚臣僚
 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
 以副聖神養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如舊
 年上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右宣
 教郎李處廉者知温州瑞安縣以賊罪為監司所按故安老及之時公輔
 之勢方盛朱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容也乃抗章論此議者
 以為難為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徽猷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幾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加召命推以不次遂自韋布起居講筵而臺臣僚老庭等又奏願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辨解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典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泮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俞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

門人却皆進用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樗等曷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繫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訕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誣乎夫頤之文於易則曰其理

以明表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願其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福中大神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園之出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園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願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願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竄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

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貼黃臣昨見知成都府席益奏有呂錫山者師事關中大儒張載乞與差遣契勘本居鳳竊恐其門人子弟必有流落在川蜀之間者乞詔席益尋訪取索其所著文字附遞聞奏又貼黃臣竊見朝廷累召尹焞赴闕焞乃程頤之門人而館職王蘋亦崇寧初年從學之士也乞以頤及其兄顥之文字付焞等校正庶無差誤先是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秦檜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為給事中兼侍講其所深敬也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秦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侍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其年八月也秦相三上疏留之不報旋被斥於是程伯禹張子公之徒二十餘人皆罷去臺省一空九月朱丞相復拜右僕射三年秋呂丞相免四年秋偽齊入寇朱丞相亦罷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却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遣五月建國公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公素尊伊川之學士大夫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四

翁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偽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棄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人不然之六年冬偽齊再入寇趙公以懼議棄淮守江張公為不可力戰却之十二月趙公先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未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間而非之遂上此奏然非違也七年三月十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蔡丞相為樞密使蔡陽為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四月二十一日張公往淮西視師五月十三日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文上六月十二日有旨胡安國系上章引疾可與便郡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仲并者江都人胡公弟子也以薦對特改京秩其後通判湖州坐與倡女違踰抵罪王明清王照志載其禱天之詞所謂辟穢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者是也并嘗遺胡公書云近

者伊川之學稍行於世固可喜矣然天下之士乃有飾此為進取計者往往剽竊仁義之說故示推魯之狀說說然言必稱伊川使在位者知其虛名而用之書為石公揆所得繳上于朝并之責人如此而其所自為者乃有甚焉此學者所以責於力行也尹和靖以師程學之久解經筵和靖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教釋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子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義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教養許令自便訪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先是靖康元年秋種彞叔同知樞密院事為先生學行可備勸講遂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其年十月也戶部尚書孫傳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齊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為未副求賢之意奏乞特加擢會圍城不果召虜陷河南先生之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于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為帥趙彬以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員張忠獻

為宣撫處五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閩之洛依其子塔以居紹興四年春張公並相共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勸合規矩舉以代臣。元偃公諫有旨召先生赴行在六月十五日也。元長奏蜀道難通行殊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由起發。有旨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津遣前來宣撫司劄下涪州其年十月矣。先生辭知州事李瞻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十一月六日有旨授先生右宣撫郎充崇政殿說書。命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為行費俟至荆南。今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亦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為言乞自便張公壯之乃顯薦先生避偽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有旨依奏先生又固辭九月先生至國門復力辭新命有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

水樂大典卷千五百六十四

十五

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之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酒病愈人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八年十一月趙公罷秦檜獨相除先生禮部侍郎先生力辭章十餘上遂不就職九年二月始得在外宮觀云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觀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為先務此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謀與天下更革幸修學校周備海宇猶以為未也消日之良春幸賢闕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下通聲色親寫群書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為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領院有日欲望戒飭使司一去取允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株撫專門曲說流入透俗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為表裏以正應聖化豈不越轍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昭興十四年上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

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然則沒其實以官趙元鎮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檜進呈講筵開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通用或託以為姦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真泰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元鎮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為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知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靖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若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廢人繼業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實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脩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稱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之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耳古者臣既死若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

稱諡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為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連檜死乃已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合法造士鑿與臨幸用彰寵責親濂宸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為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詳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得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以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典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為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高閣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閣為國子司業學者爭效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之所勸懲矣臣愚伏望聖慈申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有為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由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論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

此而致矣。取進士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弟。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頌。李明燾。為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冲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會書樞密院。兼權叅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士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一年。先是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勝第。是夜。夢出東方。十二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代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為積舉得官。為台州錄事叅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為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焉。鄭仲熊論趙鼎立專

門之學。可為國家慮。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迪。監察御史胡裏。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時群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為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迫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迫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束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真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入為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也。欲望聖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士十一月九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上此奏。迺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鼎。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四日。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鼐。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仲鼐亦坐免。襄字季舉。仲鼐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鼐則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十一月。仲熊險僉書樞密院事。五年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四

四月秦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槍死仲熊亦廢終身不能復也
 張震乞申初天下學校禁頡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
 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
 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
 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初天下學校禁頡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
 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為可用之才天下
 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學生孫仲鼐
 為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學生孫仲鼐
 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二十五年三
 月二十五日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敷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
 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錄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
 其年七月十二日監登聞鼓院曹敏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為
 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
 令根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頡門異端虛無之
 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槍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

永樂大典卷八十一六四

六

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駁繫於
 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
 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
 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苟乎願
 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蔽則學術正而人
 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秦檜既死凶黨
 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
 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頤學為世大
 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
 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
 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
 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遠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
 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
 偽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以夫人之飾偽
 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
 所謂道學者大半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喪考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是以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真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獲其銜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為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為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為辭說以為其中為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為梯媒范之者常獲其助以為肘腋植黨分朋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為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愚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庶然嚮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議然十午上自蔡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為檜所忌請居遠水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者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

水樂大典卷一千四百

十九

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嚴修撰張拭故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劔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我仲勅令所刪定官李郁先祖為之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肇彥仲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閩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漢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仲是為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捨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也會言路有請抑弄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其年三月十一日再召先生先生一辭即至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十一月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從就職五月至行在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復引歸三年十一月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其月二十五日也五年從就職會太學錄魏扶之元履以論曾龍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六年十二月胡邦衡以詩人為與王民聘同召其月二

十六日也先生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入辭者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至常台州崇道觀時梁郟公為相也淳熙三年龔陸敏以首忝行丞相事薦先生于上六月二十一日除秘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十月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為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八月五日差知南康軍先生四辭不許乃就職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解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八年三月四日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閏七月十七日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關其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先生聞命即日引道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八月十七日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先生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九月二十三日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

永樂大典卷千一百六十四

二十

退閣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貫為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為學也其曰周公殺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故伊川先生祭李端伯文有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之語而貽書韓持國孫曼叔求書諱明道先生墓銘亦云家兄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又云智足以知其道學足以彰其德皆是也其後進位于朝則上宣仁聖烈皇后書中亦云儒者得以道德輔人主蓋非常之遇所謂道學意蓋如此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劉後漢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穰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實刑備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勅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般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

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足以愧漢唐遠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慕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真為勲名樂正道之味為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茲謂盛矣不幸而壞於熈熙之邪說疎弃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未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乎臣所謂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譏賊道學之說而實未觀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連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興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

初無彼此而來議既已交與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為宗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切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敵行之誠者足以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故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為者色愧踐者心服又安敢一禁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令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怨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

永樂大典

卷八一六四

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為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誇先喧於群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實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諷以情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禦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總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廓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蔽。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統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為言。以充異時無所統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漏。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議。與元年。先是王丞相東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美體仁元善。為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跡納知名

永樂大典卷八十一六四

十一

之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淳熙十四年也。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罷。十六年正月。留丞相為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為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闕。應先為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創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為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而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二月十四日也。復十餘日。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建之。三月四日。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適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耳。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為恍惚者數日。至領定志。光他可知也。二十三日。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榘。倫熙。佞忝清議。所非。二十四日。批出賈與祠論。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四月一日。既放罪矣。會上之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嗜者。自言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達封還錄黃詔。趣令書讀。何胡既承命。十八日。劉公入劄子。併論之。不報。二十一日。再言之。二十一日。上諭

劉丞相遺都司沈統揚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
 公折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
 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之入臺也蘇
 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
 學之
 禁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百六十四

二十三